

42
35
42

準貴

宦官亡漢

袁紹討公孫瓚

黃巾之亂

韓馬之叛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八

宦官亡漢

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



漢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

憲獨中常侍鈎盾令鄭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

事見續漢書

鄭眾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

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十四年 初封大長秋鄭眾為鄴鄉侯

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鄴異寇賊策免

卒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

帝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

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

通鑑卷之八十八 卷八十八  
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  
類用其私人內克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  
駕守境貪殘牧民持擣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  
瘼怨氣企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乖異數至蟲螟食稼水  
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  
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昔文帝之於鄧通可  
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  
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  
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 大長秋郅象中常侍  
蔡倫等皆乘執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建光元年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邲封爲都鄉侯李閏爲雍

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等扇  
動內外競爲侈虐司徒楊震上疏不省

延光二年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楊震上疏  
不聽

三年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震復上疏豐等  
惶怖遂共譖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酖而卒

秋八月江京樊豐等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四年北鄉侯即位有司奏樊豐等互作威福皆下獄死

冬十月中常侍孫程等迎濟陰王卽皇帝位五事並見  
侯倖廢立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  
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

敵爲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

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辟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整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驚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

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宦者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乃得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四年春一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龔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

二帝德化充盈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其書奏不省

永和元年十二月以前司空王龔爲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請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譴佞所誣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詰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二年冬十月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

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  
三年梁商以曹節等用事遣子冀不疑與交友

相帝建和元年秋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  
喬諫之書奏不省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

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  
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三事並見梁氏之變

永興元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亡  
者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以待御史朱穆為冀州刺史冀

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  
貪汚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

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

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檀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  
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

遠覽疆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  
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

前為相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  
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

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  
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延熹二年夏六月帝召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  
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貝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

冀事見梁氏之變八月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貝瑗

左愴唐衡皆為縣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  
五侯仍以愴衡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為  
停侯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  
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秉  
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即將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  
上謙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  
侯又封小黃門劉會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執專歸  
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其陵  
季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  
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  
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

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  
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  
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弟布在州郡乾為  
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且羅取殘禍以塞  
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譴  
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鯨之戾若  
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  
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罰使餓隸富於  
李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尤然不顧身害非  
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  
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

覽其奏乃赦之

末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太學生劉陶上疏  
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  
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  
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  
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  
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  
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虎豹窟  
於甕場豺狼乳於春園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  
寒之鬼死者悲於<sup>厚夜</sup>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  
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

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誦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

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諱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

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

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

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

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

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

割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維陽市長沐茂茂郎中上

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捕責蕃

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常在濯龍池管翫奏雲等

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部中小吏出於狂慙不



足加罪帝常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  
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太尉  
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  
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克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  
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  
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末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與  
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物世門挾邪羣輩  
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其太后姦軌臨冀黨  
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  
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採所謂抵金  
至於沙磧碎珪壁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

恩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冬十  
月中常侍單超疾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是時封

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

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

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

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締象失度

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

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

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

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

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

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俱獨坐徐臥虎唐言時貴相也兩帝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

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左官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自棄官西歸唐衛兄玳為京兆尹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澶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六年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為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令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諛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管校尉北軍中候各責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二府兼察有遺漏續上帝

從之於是乘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金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還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曰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宦官自此以來權傾人

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七年十二月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附會者因公喪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屠濫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豐重必有自擬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邢鄆

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覽宜急  
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  
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  
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  
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  
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  
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諫校尉韓續因  
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  
宥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續又奏中常侍具瑗兄  
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取  
為都鄉侯超及璜鯨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

奪國王劉會等貶為關內侯尹勳等亦皆奪爵

三月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城汗狼籍郡舍溷有奇巧

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案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

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緝考致其

死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緝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

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

入之帝大怒與膺緝俱輸作左校

夏五月丙戌太尉

楊秉秉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

既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

肩裂土、竦立胤嗣繼體傳爵又嬖女充積穴食空宮傷生

費國又第舍曾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府各自考事姦情昧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  
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  
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私  
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  
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  
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  
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  
於前拜為議郎 十一月太尉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  
祐之枉請加原宥非之爵任岳岳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  
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中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枝  
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以舉邪臣肆之以濫陛下既不

膺自為漢臣所誅後漢書則又非抑  
是也或感透愛也

聽察而猥受譴詆遂令忠臣回愆元惡自奉迄冬不蒙降  
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  
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  
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  
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  
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  
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  
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  
寃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  
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  
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至竟死不旋踵特乞留

五日剋歿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  
曰此汝弟之罪可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  
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  
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九年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  
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誑曰天下  
規矩房伯武因卽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擻遂各  
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  
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晡  
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資善糾違肅清朝滂尤剛勁

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  
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全  
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  
之於是二郡爲誑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囑太學諸生三萬餘人  
郭泰及潁川賈處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裒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  
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  
其貶議屣履到門死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  
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執縱橫岑晡  
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瑨竟誅之并

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  
 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瓚使郡吏王允  
 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  
 冤宦官因緣譖訴瓚瓚帝大怒徵瓚瓚皆下獄有司承旨  
 奏瓚瓚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  
 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  
 奏覽罪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  
 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  
 嘗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  
 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深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  
 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

死足以瞋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冤於  
 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太尉陳蕃司空劉茂  
 共諫請瓚瓚超浮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  
 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  
 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踈內患  
 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  
 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  
 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  
 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  
 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  
 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

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  
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  
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譴老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令伏  
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  
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怒  
覽之從橫沒助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  
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  
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  
類妄相交構太上御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  
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  
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

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  
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  
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延五  
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  
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傍竹柏之葉有  
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  
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  
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  
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闡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  
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任將遂杜口  
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



誅罰梁寇孫登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問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

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從豈不為此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宦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尚書承旨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相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符節令汝南蔡衍議郎劉瑜表救成瑨劉瓊言其切厲亦坐免官瓊瓊竟死獄中瑨瓊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暉張牧逃竄獲免暉之亡也親友兢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慮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讎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

後漢書卷八十一

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解繫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堽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

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辜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除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謂其言切訖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張鳳等上書事見諸羌叛服

永康元年五月陳蕃旣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諤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

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  
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文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  
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  
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  
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  
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  
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  
士朝之良佐尚書即張陵媯皓苑康揚喬遠韶戴恢等文  
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  
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營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  
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賢愛天官唯善

未頭公身是皆有械與之物  
蒙覆其頭心

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  
見夫瑞生必於嘉土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  
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  
尉槐里侯印綬霍譖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  
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  
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  
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  
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愜更以為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  
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  
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  
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八  
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  
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  
殷陶黃穆侍衛於滂應對賓客滂調陶等曰今子相隨是  
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  
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  
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  
側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  
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  
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

卽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  
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朱寓沛人苑康勃海人楊奩會稽人  
邊韶陳留人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  
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十二月丁  
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  
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宏者河  
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武乃入白太  
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  
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奉迎宏時年十二靈帝建寧元年  
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爲  
大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

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  
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  
息偃在牀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巳亥解瀆  
亭侯至夏門亭使實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  
即皇帝位 六月癸巳錄定策功封實武為開喜侯武子  
機為渭陽侯元子紹為鄴侯靖為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為  
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  
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  
吾子之功於斯為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亦  
何勲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文賞以全身  
名武不能屈植身長八尺二寸首擊如鍾性剛毅有大節

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請積年未  
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  
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雖無素潔之行竊  
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  
皇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  
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初實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  
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實武同心戮力以獎  
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  
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  
趙嬖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  
相朋結誦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

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椎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官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貴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凶凶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内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

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蹙蹙道路謫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珣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途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水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拜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珣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

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待御史祝璿雜  
考嬭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  
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  
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  
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  
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  
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  
令帝拔劍踴躍使乳母趙嬖等擁衛左右取棊信閉諸禁  
門召尚書官屬勝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  
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拜殺勳  
出鄭颯遷兵劫太后奪爾殺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復

此子機封河陽侯子紹封鄂侯  
紹封鄂侯

遣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  
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  
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及盡力者  
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  
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途  
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  
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  
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廷宮人旬日之間貨財巨萬大臣  
若此為是道邪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劔士收  
蕃蕃披劔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  
蹋跋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 物類考卷之七

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實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文譖虎賁中郎將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世見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

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勃海巴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十一人為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蕃友人陳留朱震殺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者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殯斂武只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為已子與令史南陽張敞共匿之於零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曹節等所賣固辭不



受

二年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坐上癸巳大風雨雹霹  
靂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  
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  
宥妖青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  
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  
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  
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  
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謫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  
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即中東郡  
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恐惟懼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

小雅曰巧生我世之類我顧我  
禮我出入腹我

風凡有馬曰野馬  
其身

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  
宜各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  
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  
言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  
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  
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  
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勤身至  
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  
吏並難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  
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金加

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幾災變可  
消國祚惟衣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曹節  
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它罪收彌掠死於獄帝以蛇妖問  
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  
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  
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  
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  
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  
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潁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  
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爽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

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及南陽宗  
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  
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暄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  
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  
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陳留秦周  
魯國蕃嚮東萊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  
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  
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  
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  
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  
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

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翊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  
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  
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  
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  
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  
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  
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  
罪謀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  
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  
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  
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

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  
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  
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太  
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  
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  
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  
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  
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  
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  
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  
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

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滅否人倫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言教德義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役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

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融納舍藏者也當坐褒曰彼

來求我非弟之過更問其毋毋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

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

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

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二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

自翦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

貌毀瘵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

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

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

陳寔獨吊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顥素

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為

韓走之入常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懼黨事者求  
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初太尉袁湯三千成  
逢隗成生紹逢生術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時中常侍  
袁赦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  
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  
賓客輻湊歸之輜軒柴轂填接街陌術亦以俠氣聞逢從  
兄子閔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閔見  
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祿後世  
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至權此即晉之三郤  
矣及黨事起閔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  
四周於庭不為戶自脯納飲食毋思閔時往就視毋去便

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  
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  
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  
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彗先驅卒有抗儒燒書之禍  
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  
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  
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  
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  
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掠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  
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

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十一月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帝

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于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爲太后訴寃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求樂宮下獄死

熹平元年五月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六月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

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與而起檮椒目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相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

爽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汗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由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實既免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主甫猶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備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暴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接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

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妨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秋七月甲子葬和思皇后于宣陵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主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遂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王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它事奏猛論輸左校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免以黨罪禁錮渤海王惺之貶慶陶也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惺國惺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數與惺交通甫

密司察以告段熲冬十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  
誣奏颯等謀迎立惲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惲考實  
追責惲令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  
皆死獄中傳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五年閏五月末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  
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又被禁  
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  
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  
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  
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  
官禁錮爰及五屬

新哀齊哀大切切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長  
十餘丈似龍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王堂後殿庭中詔召光  
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  
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幸賴皇天垂象謹  
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  
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  
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  
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  
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  
今蜺雉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嬖貴重



天下讒說驕溢續以求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又爲姦邪  
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  
爲隄防明設禁內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太尉張顛爲王  
所進光祿勳常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  
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  
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  
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  
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  
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  
示惟憂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愼切責三公  
而今竝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

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  
聖朝旣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代人自抑損以塞咎戒  
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  
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  
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  
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  
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卽中常  
侍程璜丈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  
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狎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  
邕上書曰臣實愚讜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  
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

不其駭前漢房琅和後漢併有為卿

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彊愆邕無罪力為伸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議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

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渤海王惲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掖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涕淚御及兄弟並被誅

丙子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愆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竝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

歛葬宜救收拾以安遊魂帝不省

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相劾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處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頗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頗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翊等罪惡辛巳悉收甫頗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

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  
 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  
 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  
 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坑相擠行  
 自及也球使以土室萌口筆朴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頰  
 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勝曰賊臣王甫盡沒  
 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  
 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  
 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辨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  
 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  
 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投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

謂司隸主博學其非猶存焉也

大舐其汁平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聖舍也節直入省  
 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二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  
 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聘毒虐節  
 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  
 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  
 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  
 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  
 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執  
 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陛下即位之初  
 未能萬幾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  
 霸應時諱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

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  
撞踢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  
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  
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  
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  
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  
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  
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  
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  
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雥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啟  
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

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放  
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毒其禍今以不忍  
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  
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  
聽裁省臣表歸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  
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  
呂彊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彊固辭不受因上  
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  
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  
徼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  
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

羣佞陰陽乖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  
 事已行言之無建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  
 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  
 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灋當貴而今更賤者  
 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扈而  
 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  
 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  
 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  
 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阻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  
 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有患臣哉今羣臣皆  
 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笮之害臣知朝廷不復

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  
 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既已用叙其功式序位登台司  
 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  
 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及熲家屬則忠真路  
 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上錄長和海上  
 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  
 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灋帝覽之而悟於  
 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  
 與竇武同謀俱死末樂少府陳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  
 登台司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  
 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

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  
 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邵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  
 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  
 邵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  
 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  
 曰邵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  
 月甲申劉邵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率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六年春三月鉅鹿張角及以中常侍封諂徐奉等為內應

事見黃巾之亂

中平元年張角之亂帝乃羣臣會議比地太守皇甫嵩以

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廩以班軍士嵩規之兄  
 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彊對曰當無錮久積人情怨憤若  
 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  
 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  
 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後人傳者還諸徒者唯張角不赦  
 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  
 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  
 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  
 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  
 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諂徐奉事發上詰  
 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

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衆皆叩  
 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  
 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愷等遂共譖呂彊云與黨  
 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彊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  
 黃門持兵召彊彊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  
 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彊見召未知所  
 問而就外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侍中  
 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為  
 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  
 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  
 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宿客累豫州郡辜權財利侵掠

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  
 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  
 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  
 致雉陽詔獄竝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  
 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  
 承旨遂誣奏鈞學蕃甫道收掠死獄中 朱雋之擊黃  
 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  
 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  
 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  
 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  
 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

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虜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甬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燮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二年春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甬成樂城門災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畷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

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畷而鰥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灋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彊折賤買僅得本買十分之一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驩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



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怨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 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爲列侯 秋七月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 冬十月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途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民有首先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

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今上殺忠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前司徒陳耽爲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三年春二月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傳燮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官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家徠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

此等辭論亭侯有司在

以兵微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歆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

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與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皆統於蹇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冬十月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

耳帝曰善恨見君晚君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孽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六年夏四月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辯

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增疾篤屬協於蹇碩丙辰帝崩于嘉德殿碩時在內欲先課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

天下郡國百餘皆置印吏所  
謂之百郡印者百郡總之印  
心

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戎卒皇子辯即皇帝位年  
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  
皇弟協為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  
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已陰規誅  
之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  
貴寵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傑所歸信而用  
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顥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  
以顥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泰為尚書與同腹心攸  
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  
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  
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

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  
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  
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重與  
何進權執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  
重何太后輒相禁蹇碩后忿恚詈曰汝今輔張怙汝兄耶  
吾敕票騎斷何進頭如反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  
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  
舉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  
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  
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秋七月袁紹復  
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

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明兒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

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犯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下天下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率直不異稟賜

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慙腸狗彘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嵩從子酈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恐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逆士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

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信之朝政授以兵柄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屯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壙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

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壁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皆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嵩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害矣進於是以前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上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賊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

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詰問蓋謀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夜不送突今歛入省此意何為嘗食事竟復起

邪使潛聽其語乃率其黨數千人持兵竊自側闥入  
 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  
 曰天下情情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  
 成敗我曹無涉救辭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修上意但欲  
 託卿門戶且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大甚乎於是尚方  
 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  
 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詐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疑之曰  
 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  
 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所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  
 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  
 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欲以濟出讓等入

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閣因將太后少帝及  
 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  
 道窻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  
 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  
 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  
 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  
 能為報讎者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  
 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尸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  
 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須而誤死者紹  
 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  
 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



帝車有上殿中蓋四旁無帷  
裳蓋已家以載物有耳

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  
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  
劔斬數人讓等惶怖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  
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  
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至雒舍止辛未帝獨  
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之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  
者董卓至顯陽苑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  
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  
卒至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  
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東都事紀原天子播蕩何却兵之有卓與帝  
語語不可得乃更與陳留王語國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

終無所遺還失卓大喜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  
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喜爲  
昭寧失傳國璽餘璽皆得之以于原爲執金吾騎都尉鮑信  
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擁彊兵將有異志今不  
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  
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  
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日乃  
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  
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  
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  
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

補侍御史文轉右后御史遷  
省三日同國曆三十五

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  
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罵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  
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  
中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毛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今  
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  
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  
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當於春秋未有  
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  
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  
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引佩刀橫楫徑出卓以新至且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

於上東門逃奔冀州 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  
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  
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  
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  
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過千  
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  
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  
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  
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  
報如議甲戌卓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  
帝曰皇帝在喪無入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

左傳曰婦者皆首之節姑以成婦  
逆其夫也

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  
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顛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  
太后跋迫永樂宮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永  
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為永漢丙子卓酖殺何太后公卿以  
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  
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尸於苑柩落中詔除  
公卿以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董卓  
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音更封郃侯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賞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  
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十一月以董卓為相國贊拜  
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為

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  
周越城門校尉汝南伍瓊瓊重卓矯相靈之政擢用天下  
名士以收眾望卓從之命命瓊尚書鄭泰長史何顓等  
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  
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死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  
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二日又以爽為五官中郎  
將融為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  
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  
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  
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陳留孔伉為豫州刺史東平張邈為  
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

但將校而已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

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侍御

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劔立搃殺之是時洛中貴戚室

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克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

資物妻略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

紹急周悉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

達大體恐懼出拜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

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

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

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封郡鄉侯

又以袁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

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馥遣

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程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

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

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

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表董馥有慙色子

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

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

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衆各

數萬事見曹氏代漢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 卓議大發兵

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言不妄視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言不妄視嘘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侍衆怙力將各某時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雋爲太僕以爲已副使者召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豐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官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讖妖

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  
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  
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  
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  
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  
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處等因從容言曰相國  
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  
之執也卓意少解琬退又爲駁議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  
免琬處等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城門  
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訪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  
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

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甚斬之楊處黃琬恐懼詣卓  
謝卓亦悔殺瓊然乃復表處琬爲光祿大夫卓徵  
京兆尹蓋勳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  
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  
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  
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  
奉令討逆徵兵羣帥表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  
嵩不從遂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爲  
越騎校尉河南君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  
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乃蓋勳曰昔武丁之明猶  
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卓遣

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轆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  
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没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籍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州郡舉兵討董卓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六月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紹等胡毋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冬王匡屯河陽津董卓襲擊大破之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立宗室劉虞為主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

故事奉大司馬虞為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感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術答曰聖主聰睿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

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斬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二月丁丑以董卓為天師在

諸侯王上 孫堅移屯梁東為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

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

布為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

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

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

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

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蹀躞即

謂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今堅疏

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州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



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邀卓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滛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爲魏

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校尉劉瓛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引寃死者以千數百姓踴躍道路以目初董卓入關留朱雋守雒陽而雋潛與山東諸將通謀俱爲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雋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雋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雋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

三年春正月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催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雋於中牟因

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 董卓以其弟曼為

左將軍兄子瓚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

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

招呼三臺尚書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啟事又築塢於郿高厚

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

足以畢老卓恐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於前人

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

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遇人

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

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

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於傅婢

勇力為拳捷為捷

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允

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

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

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會大會未央殿卓

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

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

同郡騎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偽著衛士

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畏甲不入

傷臂墜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早大罵

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

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即出懷中

上 袁甲省被甲 內品加不甲

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其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爲其羣下所斫射死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尺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族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

雖不忠古今大義其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

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

璲謂允曰伯喈蔡邕字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

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

遷遷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

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碑

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

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初呂布勸王允

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

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劔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

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

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表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

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忻怯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為左右所殺李催等自陳留已死催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催等益惧不知所為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東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催隨道收兵地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

兵內反六月戊午引催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  
 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  
 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  
 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  
 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太常种拂曰為國大臣  
 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催泥屯  
 南宮掖門殺太僕魯植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  
 校尉王順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  
 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等放兵  
 縱橫欲何為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  
 殺臣等為卓報讎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催等

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  
 之已未赦天下以李催為楊武將軍郭汜為楊烈將軍樊  
 稠等皆為中郎催等收司隸校尉黃琬下獄殺之初王允  
 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催等欲殺允恐二  
 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催以我二人  
 在外故未危謂殺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  
 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  
 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催等與山東  
 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  
 甲子催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謂曰宋  
 翼賊方也儒不足議大計催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

今京兆趙馱棄官收而莖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  
 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九月以李傕為車騎將軍領司  
 隸校尉假節郭汜為後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張濟為驃騎  
 將軍皆封侯傕汜稠莞朝政濟出屯弘農 初董卓入  
 關說韓遂馬騰與其圖山東遂騰率眾詣長安會卓死李  
 傕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  
 興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馬騰私有求  
 於李傕不獲而怒欲舉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  
 遂率眾來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諫議大夫种邵侍中馬  
 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傕等王  
 申騰遂勒兵屯長平觀邵等謀泄出奔槐里傕使樊稠郭

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邵等皆死  
 庚申詔赦騰等昔四月以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降將軍  
 五月以楊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  
 軍並開府如三公台為六府

二年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云李傕等放兵劫略加  
 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  
 爭權欲鬪者數矣賈詡毋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  
 含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九稠叱之曰人  
 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騰遂敗走稠追  
 至陳倉遂語稠曰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  
 里人欲相與善語而別乃俱却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

通鑑卷之六十一  
 通鑑卷之六十一

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  
密催亦以稠勇而得衆息之稠欲將兵甫出關從催索益  
兵二月催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謀將轉相疑貳催  
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催婢妾思有以  
間之會催送饋妻以鼓爲藥槌以示汜曰一栖不兩雄我  
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飲大醉汜疑其有毒  
絞其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矣帝使侍中尚書和催汜  
催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催三月丙寅催  
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太尉楊彪曰自  
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君舉事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  
矣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卽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

至催營催又徙御府金帛燔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  
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催汜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尚書  
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  
臚榮邵大司農朱雋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於  
其營以爲質朱雋憤懣發病死 夏四月郭汜饗公卿

議攻李催楊彪曰羣臣共闢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  
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中  
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催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絲  
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與儻黨中郎將張  
尙等謀攻催丙申汜將兵夜攻催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  
催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然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

據僊記和後後帝治中長安  
內對於鴻基在長安城中僊記於城中  
有錄焉而居之

易曰上六曰思過滅頂出沒  
此不可再之義

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僊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  
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  
右僊曰朝脯上何用米為乃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  
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僊自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  
陽黃白城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溫與僊書曰公  
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朝  
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  
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  
如早共和解僊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僊信  
誣覲厭勝之術嘗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  
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應答之

僊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皇  
甫鄴和僊汜郭先請汜汜從命又詣僊僊不肯曰郭多盜  
馬虜耳何敢欲與言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畧士眾足辦  
郭多否郭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  
鄴曰近者董公之彊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  
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有  
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張濟與汜有謀  
楊奉白波賊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  
為用也僊呵之令出鄴出詣省門白僊不肯奉詔辭語不  
順帝恐僊聞之亟令鄴去僊遣虎賁王昌呼欲殺之昌知  
鄴忠直縱令去還答僊言追之不及 辛巳以車騎將



軍李傕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眾稍衰，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傕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傕許和，欲質其愛子。傕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此中耶？」李將軍許我官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傕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傕乃從之。各以女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

戟在乘輿車前，兵欲交待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騎高舉車帷，帝曰：「諸君何敢迫近至尊耶？」汜兵乃却。既度橋，士卒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各有差。傕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為票騎將軍，開府如三公。郭汜為車騎將軍，楊定為後將軍，楊奉為興義將軍，皆封列侯。又以故中書郎董承為安集將軍。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論汜曰：「弘農近郊，願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冬十月，郭汜黨夏育

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侍中劉文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  
一營以避火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等勒  
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 壬寅行幸  
華陰寧輯將軍段熲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  
營熲與楊定有隙定黨种輯左靈言熲欲反太尉楊彪司  
徒趙溫侍中劉文尚書梁紹皆曰段熲不反臣等敢以死  
保重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熲營帝疑之乃  
露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熲使种輯左靈請  
帝為詔帝曰熲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取輯固  
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熲營十餘日不下熲供給  
御膳稟膳百官無有二意詔使侍中尚書告喻定等令與

熲和解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歸定攻熲  
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門傕汜至欲還監田為  
汜所遮單騎亡走荆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  
傕汜合十二月帝幸弘農張濟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  
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  
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雋被創墜馬傕謂左右  
曰尚可活否雋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  
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傕乃殺之壬申帝露次  
曹陽承奉乃誦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  
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  
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

等以新破催等可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  
 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為拒催等復來戰奉  
 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  
 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  
 尉管邵為催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柰何害之  
 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  
 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  
 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催汜兵繞營叫呼吏士失色  
 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楊  
 彪以為河道險難非萬乘所宜乘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  
 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綱

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從人間斫之殺旁侍者血滿后  
 衣河岸高十餘丈不得下乃以絹為輦使人居前負帝餘  
 皆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  
 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帝乃御船同濟  
 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纜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  
 皆為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衛  
 尉士孫瑞為催所殺催見河北有次貴騎候之適見上渡  
 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為幔既到大  
 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亥  
 帝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  
 下封邑為列侯拜胡才為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

假節開府其壘壁羣帥就求拜職列印不給至乃以錐畫  
 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  
 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  
 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輿器服  
 已而糧穀盡宮人皆食菜果之卵張楊自野在來朝謀以  
 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  
 餘日疆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  
 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  
 毀觀諸州郡雖外舉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郵民  
 之意今州郡粗定兵疆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  
 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

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  
 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  
 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  
 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  
 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建安元年春正月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  
 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二月韓暹攻董承承犇野王韓  
 暹中聞熹胡才楊奉之塢鄉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諭止  
 之張楊使董承先繕脩雒陽宮太僕趙岐為承說劉表  
 使遣兵詣雒陽助脩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夏五月丙  
 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  
月乙未車駕幸聞喜 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竝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閭州郡各擁疆兵委輸不至群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糧或飢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 八月曹操迎車駕都許事見曹操代漢  
十九年帝自都許以求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

人者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隻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字見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字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

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操薨太子卽王位冬十月乙卯漢帝禪位于魏王

黃巾之亂

漢靈帝光和六年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楊交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走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

時爲司徒上書言爰用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遂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旅劬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坎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議等先收荆楊數

萬人期會發於鄴元議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濟南唐鳳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其陵人各執其玉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脩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大

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潁川黃巾 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 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盛為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為臨晉侯陶為中陵鄉侯 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雋各統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高進保長社 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 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閒出圍外縱

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皇甫嵩朱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竝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知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聖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

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 秋八月皇甫

嵩與黃巾戰於蒼亭獲其帥卜巳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

乙巳詔嵩討角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

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

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

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巳病死剖棺戮

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

十餘萬人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

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

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爲

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



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載乃能克敵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弘斬之賊率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令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

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二年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綠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蝮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

角褚飛燕合軍攻廩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今其衆奉飛燕  
爲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  
寇賊多附之部衆寢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  
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  
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

五年二月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  
東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六年冬十月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南  
單于於扶羅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

獻帝初平元年青州刺史焦和起兵討董卓務及諸將  
西行不爲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

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

二年冬十月青州黃巾寇渤海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  
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  
級賊棄其輜重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  
者數萬流血丹水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  
算威名大震初陶謙用陽人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  
謙爲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三年春正月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  
山攻毒等毒等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

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  
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

皆大破之 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執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十月二月曹操道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

四年春正月袁術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 三月袁紹在滹沱津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數萬人共復鄴城殺其太守 六月袁紹出軍入朝歌鹿隨陽山北行擊諸賊左髡吏八集皆斬之

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火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各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 建安元年春二月汝南潁川黃巾何儀等擁衆附袁術曹操擊破之

三年袁紹攻公孫瓚瓚遣子續救於黑山諸帥

四年黑山帥張燕率兵救之 事見袁紹討公孫瓚

五年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

十年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安國亭

侯

韓馬之叛

漢靈帝中平元年冬十一月北地先零羌及抱罕屬護羌校尉河關屬護羌校尉群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護羌校尉校尉冷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群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

二年春三月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 秋八月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執

金吾丞張滂為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為破虜將軍與邊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 九月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溫遣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

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合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弁以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軍重而之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羌胡圍卓於望垣北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鴨以捕魚而潛從鴨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驕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灋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

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意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温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

四年春三月韓遂殺邊章及北官伯王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通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

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群惡爭執其難可矣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以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侯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

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已非復漢  
 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  
 反為賊說邪遂磨左右進兵臨陣戰破耿鄙司馬扶風馬  
 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掠三輔  
 五年冬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左將軍督  
 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  
 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  
 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疆攻陳倉不下  
 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  
 十餘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  
 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  
 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  
 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  
 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韓遂  
 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關忠使督統諸部忠病  
 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是寢衰

初平三年 韓遂馬騰率衆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

馬騰為征西將軍 馬騰攻李傕不克走還涼州事並見前

建安十三年 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

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為讐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

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旣說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旣恐其為變。乃移諸縣。徙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為衛尉。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其眾。悉徙其家屬詣鄴。十六年春三月。曹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魯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候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及其眾十萬屯據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救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

程昱中平末征張魯。以據不虛。其意蓋欲討超。超曰。無乃先討超乎。此以連及外後加耳。

參丕軍事。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慣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

後漢書卷之九十四  
孫資曰乃以自樂也後知送所  
以送者非用也又為馬超之疑而  
別指李暹為疑耳

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  
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  
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  
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  
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  
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拍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  
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  
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  
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  
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  
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

十七年秋七月馬超等餘眾屯藍田夏侯淵擊李

十八年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

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

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

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

守超盡兼隴右之眾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

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

出告急於夏侯淵外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

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

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

超雖怒猶以攻賊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溫曰事

魏西南安漢陽永陽皆屬諸郡

魏西在安南安漢陽永陽皆屬諸郡



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  
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  
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  
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  
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  
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至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  
起來逆戰淵軍不利因王千萬及應超屯興國淵引軍還  
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叙為撫夷  
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叙及其母歔歔悲甚叙曰何為乃  
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  
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

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  
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曰咄猶突韋使君  
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  
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  
叙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  
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  
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  
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九月阜與叙進  
兵入鹵城昂奉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  
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  
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

魯為五斗才通自子師及子才者  
初魯見子才者必同古領却來都其  
酒者魯佳子才者都魯子才者文都  
構魯酒位師者

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  
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  
遂南奔張魯。魯以超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謂魯曰。  
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  
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  
姜叙等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  
在鄴。反覆四千里。北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  
督步騎五千為前軍。超敗走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  
走淵。追至畧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  
興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

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  
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  
重。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  
衆。欲結營作戰。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則  
士衆罷敝。不可復用。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進  
圍興國氏。王千萬。馬超餘衆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  
之。夏四月。劉備圍成都。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  
魯將楊昂等救。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  
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  
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比城中震怖。劉璋出  
降。備領益州牧。以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

二十年春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由武都入氏氏人塞道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寶我衆萬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袁紹討公孫瓚

漢靈帝中平四年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以牢<sub>後</sub>稟通<sub>後</sub>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

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五年春三月太常江夏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焉議以宗正劉虞為幽州牧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

純冬十一月張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詔

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六年春二月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

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  
 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但留降虜  
 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三月張純客王政殺  
 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  
 由是與瓚有隙為後初平四年瓚殺張純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丁亥車駕西遷

二年冬十月劉虞子和為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偽逃董卓  
 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表術利虞為援留  
 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  
 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  
 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

瓚有隙和逃術來比復為表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

兼分以自彊六表紹表術亦自相離或術遣孫堅擊董卓

未返遂以會稽周昂為豫州刺史襲空堅陽城堅歎曰爾

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

引兵擊昂走之表術遣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

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疏數

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畔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

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

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為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

刺史單經為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

三年春正月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

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謹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歛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斂衆皆走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弱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此段人於越以救弱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

而瓚敗 十二月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湊紹大破之瓚遂引兵還幽州不敢復出

四年春正月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樊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稽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鮮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冬十月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遣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

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為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

依違言甲春上則休甲而遣乙上春上則休乙而遣甲無決然一非也

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救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殺瓚號督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得虞首於京師故交尾放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德壞心北州百姓流涕不痛惜

瓚字伯珪

與平二年 公孫瓚既殺劉虞肅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

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名臣其右者必以瀆害之有材秀者必以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賈庸兒與爲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燕國間柔素有恩信推爲烏相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相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兵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

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澹百擣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寧矣。

建安三年冬十二月，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

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脩守備。謂長史太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師，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擁黑山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四年春三月黑山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  
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  
起火為應瓚欲自內出戰紹侯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  
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  
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涼中  
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  
兵登臺斬之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  
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策馬  
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八



